

Karl Donitz



邓尼茨

海南出版社



邓尼茨

王新霞 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尼茨 / 王新霞 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5

ISBN 7-5443-0424-8

I. 邓... II. 王... III. 邓尼茨 - 生平事迹

IV. 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3746 号

邓尼茨

作 者: 王新霞

责任编辑: 刘德军

特约编辑: 柯祥河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汤万星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印刷一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 千字

书号: ISBN 7-5443-0424-8/K · 49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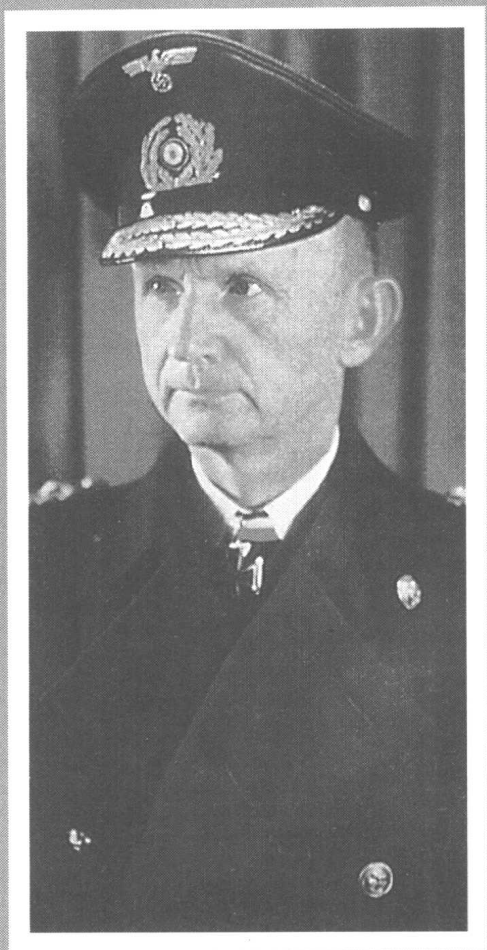
汇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目 录

第一章 二战之前	3
当了英国人的俘虏	3
二战前的经历	8
第二章 战争初期的潜艇战	12
邓尼茨的潜艇战略	13
“雅典娜”号事件	22
护航制度与“狼群”战术	25
夜袭斯卡帕湾军港	29
“挪威行动”与鱼雷危机	36
第三章 鏖战大西洋	48
第一节 经济战的黄金时期	50
“狼群”战术威力初现	52
海空协同作战	61
德意潜艇的合作	66
互有损失的战斗	69
第二节 美国海域的潜艇战	74
宣战前的形势	74
大开杀戒	77
高潮过后	80
第三节 此消彼长	86
战场回到北大西洋	86
“拉科尼亚”号事件	91
北非登陆前后	94
最后的辉煌	101
第四节 强弩之末	107
“B”机关与“超级”情报	108



威风不再	111
“黑窟”斗勇	114
第四章 不甘失败的挣扎	124
比斯开湾的战斗	125
徒劳的尝试	133
地中海围剿战	141
建造新潜艇	147
阻止诺曼底登陆	153
无可挽回的结局	161
第五章 希特勒的接班人	173
邓尼茨与希特勒	173
纳粹德国的守灵人	180
纽伦堡的审判	197



希特勒指定的第三帝国接班人——
纳粹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



第一章 二战之前

1945年4月30日，昔日繁华的第三帝国首都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隆隆的炮声此起彼伏，像是敲响了纳粹德国的丧钟。势如破竹的苏联红军已经攻入柏林，杀到了帝国总理府的楼前。

总理府的地下避难室里，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头子希特勒如今已经穷途末路，他在绝望之中向身边的秘书交待完后事以后，就用一把黑色的瓦瑟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至高无上的帝国“元首”死了，但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并没有立即随之土崩瓦解，在临死前的遗嘱中，希特勒为他和他的帝国指定了最后的接班人，他就是以“狼群”战术著称的纳粹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

当了英国人的俘虏

卡尔·邓尼茨1891年9月16日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他幼年丧母，父亲是一名工程师，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家教十分严厉。他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就是“顺从”，父亲不断向他灌输“为皇帝和祖国服务是最高义务”的思想。邓尼茨在学校读书时非常用功，并且很小就对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0年4月，邓尼茨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德意志皇家海军，在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海军学校学习。在这里，年轻的邓尼茨在家庭熏陶下，又接受了“绝对命令”的思想教育。按照康德的这一哲学伦理原则，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履行职责。教官们向这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帝国海军预备军官提出了作为一名海军军人的道德要求：沉着



冷静，诚实正直，坚决不做违背上述基本道德的不正当的事情。

邓尼茨对他所受的“崇高”的思想道德教育深信不疑，并始终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升为海军元帅的邓尼茨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足见这种道德标准对他的影响之深：

“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我们的荣誉在于完成任务。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权利要求私人生活。对我们来说，问题是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必须以狂热的献身精神和最坚决的取胜意志来实现这一目标。”

为了实践所谓“履行职责”的最高原则，海军学校的生活紧张、严格而艰苦，但邓尼茨却似乎如鱼得水。他很快显示出了非凡的天赋和才能，在同批的海军候补军官中成为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发展全面，行为举止无可指责，虽然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身上却有着某种吸引人的魅力，很受同伴们的欢迎和尊敬。米尔维克的这所海军学校是邓尼茨军旅生涯的起点，就是在这里，邓尼茨开始了事业上的飞黄腾达，最终一步步迈向了海军权力的巅峰。

1912年秋，邓尼茨以出色的成绩结束了海军学校的生活，被派到帝国“布雷斯劳”号巡洋舰上服役。这一段经历对邓尼茨的一生有着重要意义。在当时的德国，“布雷斯劳”号是最现代化的轻型巡洋舰。在邓尼茨被派往这艘舰上服役之前，它曾担任过护送德国皇帝赴挪威旅行的任务。1912年11月，由于巴尔干战争爆发，“布雷斯劳”号被调往地中海作战。邓尼茨跟随这艘战舰执行了不少任务：封锁门的内哥罗，对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城实行国际占领，在都拉斯港保护阿尔巴尼亚的新国王，平定以埃萨德·帕夏为首的阿尔巴尼亚部族暴动，护送皇帝到科孚岛疗养等等。邓尼茨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经受了初步的

锻炼，开阔了眼界，也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雷斯劳”号和另一艘巡洋舰“戈本”号一起，成功地避开了法国和英国强大的地中海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驶入达达尼尔海峡。邓尼茨和他的战友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终于使奥斯曼帝国站到了德国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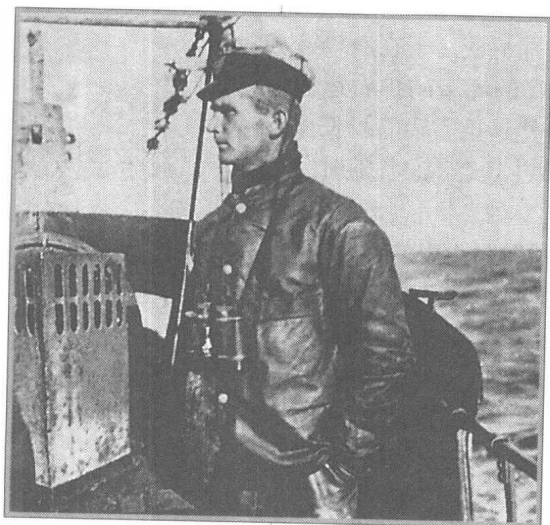
在此后的几年里，“布雷斯劳”号任务不断：为土耳其运输舰护航、保卫高加索战线、执行炮击任务、实施水雷战等等。“布雷斯劳”号遭遇过当时非常强大的俄国黑海舰

队，甚至还遭遇过实力远远超出自己的俄国战斗巡洋舰“玛丽亚女皇”号。在此期间，邓尼茨被提升为海军中尉。这些海上实战经验使邓尼茨初步学会了如何在白天和黑夜实施水面作战，以及如何应付作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1916年10月，邓尼茨被派往潜艇部队，经过训练后，他于次年2月开始在U-39号潜艇上担任值日军官。邓尼茨几乎立刻就爱上了这种新式武器。U-39号的艇长福斯特曼海军上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功最为卓越的潜艇指挥官之一，

在他领导的U-39号的狭小空间里，邓尼茨第一次找到了潜艇内所有人员团结一致的感觉。这种被战斗情谊所包围的感觉是如此美妙，以至于他在几十年后还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段经历：

“我们就像在一个在大海深处被隔绝的大家庭，这样潜艇上的全体人员就成了一个相依为命的集体，极少有比这更



图为一战期间的卡尔·邓尼茨，站在U-39号潜艇的指挥塔上观察海面情况。



美妙的东西了，属于这个集体是一种崇高的和无可比拟的经历。”

1918年2月，邓尼茨自己也当上了潜艇艇长，他终于能够独立地指挥他所钟爱的潜艇参加战斗了。在这个海上的独立王国里，他感觉自己“像国王一样大权在握”。不久，他指挥潜艇闯入了意大利军港奥古斯塔，并因此次勇敢的行动而荣获皇家颁发的骑士十字勋章。

1918年10月4日，邓尼茨指挥U-68号潜艇在马耳他东部海域执行袭击英国商船的任务。经过几天的艰苦航行与搜索之后，当日凌晨1时左右，邓尼茨终于在潜望镜中发现了一支正从东面驶向马耳他岛的庞大的护航运输队。一种激战到来之前的紧张与兴奋使这位年轻的艇长倦意顿消，他立即下令全体艇员进入战斗状态，准备随时向敌国商船发起攻击。

U-68号借着夜幕的掩护，避开护航驱逐舰的耳目，穿过商船队的警戒幕，来到了商船外侧纵队的面前。邓尼茨瞄准了纵队的第一艘商船，正想下令发射鱼雷，不料商船队全线紧急转向，直接朝着U-68号驶来。邓尼茨明白自己被发现了，这是运输船队在躲避潜艇攻击时经常采取的蛇行运动。U-68号急忙转舵回避，置身于第一商船纵队和第二商船纵队之间，现在潜艇的面前呈现出另一艘大型商船的侧影，正是攻击的好机会。邓尼茨抓住时机发起攻击，随着一枚鱼雷成功发射，一条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遭到攻击的那艘数千吨的商船顷刻之间便从海面上消失了。

见己方商船被袭，一艘驱逐舰很快就劈波斩浪，怒气冲冲地朝着潜艇迎面驶来，U-68号被迫紧急下潜，改变航向躲避攻击。大概是害怕误伤附近商船的缘故，驱逐舰



没有投下深水炸弹，使潜艇轻易逃脱了报复性攻击。邓尼茨对击沉一艘商船的战果并不满意，在水下等待片刻之后，他估计船队已经离去，便小心翼翼地使潜艇上升，将指挥塔露出水面。果然，船队已经在继续向西航行。邓尼茨于是下令潜艇浮出海面，全速追赶，以期在天亮之前再发起一次袭击，扩大潜艇的战果。然而，当U-68号追上船队时，天色已明，无法实施水面攻击，邓尼茨只得下令将潜艇下潜到较浅的深度，伺机发动袭击。不料就在这时，潜艇突然失去平衡，艇首迅速下沉，倒栽进海里。失去控制的潜艇眼看就要下沉到艇壳所能承受的压力的极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邓尼茨只得命令排空全部压载水柜，全速倒车。借着大副的手电筒，邓尼茨看到压力表上的指针颤动了几下，迅速指向了零。排空了水柜的潜艇像香槟酒的瓶塞一般，飞快地弹回了水面。

等到潜艇停止了上升，邓尼茨打开指挥塔的窗口，仓皇四顾，眼前的情景顿时令他目瞪口呆：他的U-68号不偏不倚，正漂浮在英国护航运输队的中央，而此时天已大亮。护航运输队的驱逐舰和商船一齐拉响汽笛，所有的炮口都指向了这个自投罗网的敌人。潜艇的压缩空气已经用尽，再下潜已经不可能了。邓尼茨只好下令弃艇，和他的艇员们一起离开了U-68号。几秒钟后，潜艇沉没了，几个来不及离开潜艇的水兵也一同被带到了海底。

邓尼茨和其余的艇员随后被英国的“猛龙”号战舰从水中救起，做了英国人的俘虏。舰上的英国指挥官握了握邓尼茨的手，幽默地说道：“艇长，咱们两清了：你击沉了我的一艘商船，现在我把你的潜艇击沉了。”



二战前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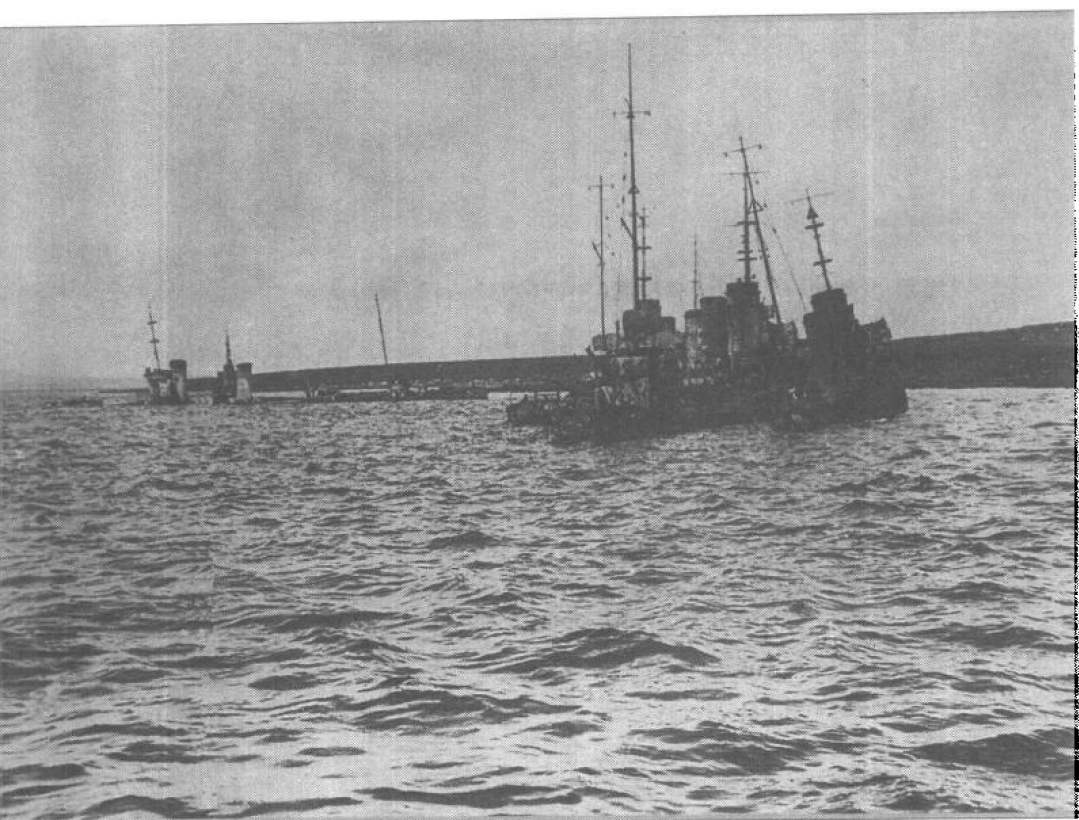
雄心壮志的邓尼茨做梦也没有想到，满怀抱负未及施展，就先沦为敌人的阶下囚，这种失败的屈辱几乎让他难以承受。他先是被关进马耳他的英国俘虏营，后来又被押送到英国谢菲尔德附近的战俘营。在这里，邓尼茨独居囚室，终日面壁苦思。这一段囚徒生涯虽然不算漫长，但却对他一生的道路与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除了潜艇失利的原因之外，邓尼茨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使潜艇在未来的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曾取得过辉煌战果，但自从1917年英国采用护航制度后，德国潜艇的威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当敌国的商船集合编队并在军舰的护卫下航行时，每一艘潜艇发现目标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即使发现了目标，由于作战舰艇强有力的护航，任何一艘单独作战的潜艇都不可能给编队航行的庞大船队造成致命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商船队往往不再惧怕潜艇的威胁，它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能安然抵达目的地，将大批物资运回国内。U-68号的命运和他自己的被俘就是明显的例子。

潜艇怎样才能对护航运输队面前有所作为呢？可以肯定的是，潜艇在夜幕的掩护下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还是有望获得成功的，但以前那种单枪匹马的作战方式已经靠不住了，必须改变战术。要对付由几十艘舰船组成的护航运输队，就必须把潜艇编成统一的作战群，让它们结群战斗，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对付强大的护航兵力，突破护航的警戒幕，大量击沉敌人的商船。而且，采用这种办法，同一时间发动攻击的潜艇数量越多，击沉敌船的可能性就越大。



1919年6月被俘的德国皇家舰队被凿沉后，在英国舰队基地斯卡帕湾飘来飘去。

邓尼茨在囚室中长时间苦思冥想的成果——潜艇的“狼群”战术就这样产生了。二十多年后，当他把这一成果付诸实施的时候，辽阔的大西洋上掀起了一场令人胆寒的风暴，给盟国的军舰和商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不过，当邓尼茨在1919年7月获释回到德国的时候，他的思考结果并没有很快得到实施。

就在他获释前后，曾经是德意志民族骄傲的德国皇家舰队自沉在了英国舰队基地斯卡帕湾。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败国，德国被迫与协约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和约规定，战后德国海军只允许拥有1.5万人，6艘巡洋舰，6艘装甲战舰，12艘驱逐舰和12艘鱼雷艇，更重要的是，和约绝对禁止德国拥有潜艇部队。这对于执着于潜艇战的邓尼茨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在回到德国后曾一度想离开海军，找一份普通工作谋生了事。可是，那种“潜艇上的战斗情谊”像鸦片一样始终吸引着他，使他欲罢不能。所



以当他的上司、海军少校舒尔切尔问他是否打算继续在海军服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

“你认为我们不久会拥有潜艇吗？”

舒尔切尔鼓励他说“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

这番谈话使邓尼茨深受鼓舞，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并接受了新的任务：选拔海军军官。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却相当关键，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好恶来做出决定。由于邓尼茨对共和制度深恶痛绝，被他吸收进军官团体的都是清一色的君主制度的拥护者。

在此之后，邓尼茨又担任过多种职务，从事过多种不同的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海军：

1920年春至1923年3月任鱼雷艇指挥官，这段经历使他对鱼雷艇的战术和性能有了较深的了解；

1924年秋至1927年10月在海军司令部任助理，负责制订纪律条令，处理内部问题，参与修订军队惩罚条例等政治性事务；

1927年11月到1928年10月在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上任导航军官，从事航海、领航和战术演习等活动；

1928年10月到1930年秋担任第四鱼雷艇小舰队的指挥官，负责该舰队的训练、战术演习、火炮和鱼雷的射击练习、舰队联合演习、人员培训以及对航海和战术的指导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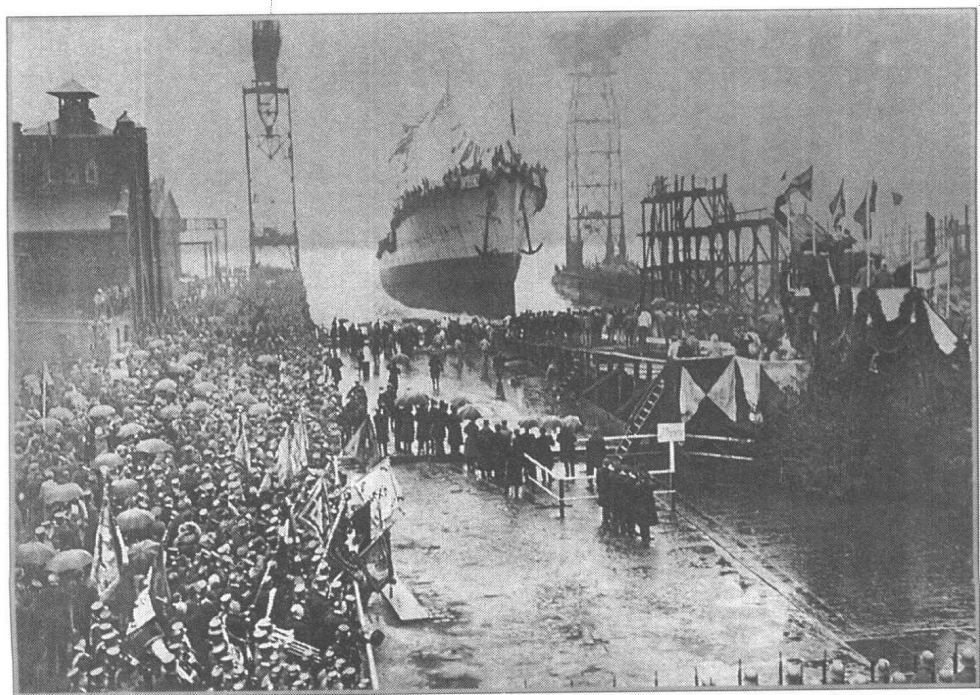
1930年秋到1934年8月任海军参谋部首席参谋军官和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处长。

1933年，邓尼茨幸运地获得了德国总统兴登堡颁发的旅行奖学金。他乘坐“埃姆登”号巡洋舰（他是该舰的舰长）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了“神奇

之国”印度和今天的斯里兰卡。异国的美丽风情和神秘文化深深吸引着邓尼茨，使他暂时摆脱了繁忙的日常工作，充分享受了几个月的轻松旅行。

然而就在他远航的这段时间里，德国政坛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希特勒上台了。邓尼茨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变化已经在冥冥之中改变了他的命运：它给邓尼茨带来了平步青云的好运，同时也把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图为大批官兵在威廉军港观看“埃姆登”号巡洋舰下水，这是德国依照《凡尔赛和约》建造的第一艘军舰。后来，邓尼茨担任该舰舰长。



第二章 战争初期的潜艇战

1933年1月31日，德国国家社会党领袖希特勒攫取政权，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帝国新总理的野心不久就昭然若揭，他大肆鼓吹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理论，不顾《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疯狂地扩充军备。战争一触即发，然而对邓尼茨来说，这个即将给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纳粹头子却是他的“幸运之神”，帝国军队的膨胀和战争的来临使他的才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正是希特勒的扩张把他推上了事业的巅峰。

图为希特勒拥有的
的13艘最初的潜水艇
编队，停靠在基尔港。

